

女法医系列之七

黑色星期一

(美)凯西·莱克斯 著 黄羽玥 译

Monday Morning
Kathy Reich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黑色星期一

Monday Mourning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黄玥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星期一 / (美) 莱克斯著; 黄玥玥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33-0078-0

I. ①黑… II. ①莱…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4442号

Monday Mourning

By Kathy Reich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Temperance Brennan, L.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6-9873




黑色星期一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黄玥玥 译

责任编辑: 王欢

特约编辑: 缪莹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北京新华书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1230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173千字

版次: 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078-0

定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星期一，星期一……

让人无法相信的一天……

当这段曲调在我脑中回旋的时候，枪声充斥着我周围狭小的地下空间。

满眼都是飞溅在石头上的肌肉、骨头和内脏。那些东西离我仅仅三英尺远。

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像是黏在了墙上，过了一会儿才缓缓滑落，在墙上留下一道鲜血和毛发的污痕。

小滴温暖的液体溅上脸颊，我反过手，用戴着手套的手将它们擦去。

“够了！”

我保持着蹲姿，转过身去。

吕克·克劳德尔探长的眉毛拧成了一个V字。他俯下身子，却没把他的九毫米手枪放回枪套里去。

“老鼠，它们是魔鬼的后代。”克劳德尔用硬邦邦的法文说道，带鼻音的口音表明他的祖先是上游的住民。

“丢石头砸它。”我冲他吼。

“那杂种大到能把石头丢回来。”

蒙特利尔。一个十二月的周一早晨，又冷又湿。长时间的蹲伏让人觉得难以忍受。膝盖在我起身的时候大声抗议。

“沙博诺在哪里？”我问，从一只穿着靴子的脚边经过，然后是另外一只。

“问问店主吧，我祝他好运。那白痴的脑子简直像一锅豌豆汤一样。”

“是店主发现这些的？”我一只手拍着身后的地面问道。

“不，是水管工发现的。”

“一个水管工在地下室干什么？”

“这天才在橱柜旁边发现了一个机关，然后就想要来一次地底探险，好让他自己对下水道无所不知。”

我想起自己从摇摇欲坠的楼梯上走下来的情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冒这种险。

“那些骨头当时就这样散落在地面上吗？”

“据说他被高出地面的什么东西绊倒了。就在那儿。”克劳德尔对着南面墙根处的一个浅坑努了努嘴，“然后他把那里扒开给房主看，两个人跑到当地的图书馆查阅了解剖书，希望能确认那些是不是人骨。他们肯定拿了一本漂亮的带图解的书，因为他们很有可能连字都不认识。”

正当我要接着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头顶上的地板发出咯吱一声，我和克劳德尔抬起头望着，等着他的同伴走下来。

来的并不是沙博诺。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邋遢的家伙，穿着及膝毛衣，松松垮垮的牛仔裤，还有一双肮脏的耐克鞋。几根辫子从缠在头上的红头巾下蜿蜒而出。

他蹲在门口，用一台柯达立拍得相机对着我。

克劳德尔的眉头揪得更紧了，鹰勾鼻子也变得更红了。

“妈的！”

又是两下快门的咔嚓声，然后那个戴头巾的男人慌忙夺路而逃。

克劳德尔收起枪，一把抓住楼梯扶手。“在 SIJ 的人还没到之前，不管发生什么，就丢石头。”

SIJ——司法鉴定科，即魁北克犯罪现场调查科。

我目送着克劳德尔那曲线完美的屁股勉强挤过小小的出口，消失了。虽然他提醒我向老鼠丢石头，但是我一颗都没有动。

楼上传来压低音量的说话声，还有靴子踏在地板上的声音。楼下只有便携灯变压器的嗡嗡声。

我屏住呼吸，努力倾听着周围黑暗中的动静。

没有地板的咯吱声，没有爪子抓地板的声音，没有慌乱奔跑的脚步声。

我快速地扫视周围。

没有亮晶晶的小眼睛，没有无毛的、带鳞片的尾巴。

那些可恶的小家伙很有可能正在重新集结，以便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虽然我并不赞同克劳德尔处理问题的方法，但是我和他在一件事情上意见一致：我一点都不需要这些啮齿动物待在身边。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刚才那一轮轰炸，老鼠都不见了。我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脚边那个散发着霉味的箱子上，上面还写着广告语：

这是能量博士的强力营养补充饮料。

觉得疲倦了？

它能让你觉得骨头都想要起身跳舞。

对这些骨头就没办法了吧，博士。

我凝视着箱子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虽然大多骨骼仍然在箱子里挤做一团，但有些骨头上的泥土已经被擦去了。在便携灯刺眼的灯光照耀下，它们的表面看上去是红褐色的。

锁骨。肋骨。骨盆。

人的头骨。

该死。

这句话虽然我已经重复过好几次了，但是再说一次也没什么关系。我为了周二的出庭提前一天从夏洛特赶到蒙特利尔来：一个男人因为杀害并肢解了自己妻子而被起诉。我将受害者骨骼上的锯痕做了分析，并将出庭作证。这些分析文件很复杂，我原本想待在家里将这些证据再看一遍。但我现在却待在一间比萨店的地下室里挖东西，冻得浑身发抖。

今天早上早些时候，皮埃尔·拉曼彻到办公室来找我。一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没好事儿。

头儿告诉我，骨头是在一间比萨连锁店的地下室被发现的。店主报了警，之后警察找到验尸官，验尸官又打电话给法医实验室。

拉曼彻想让我去调查一下这个案子。

“今天就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明天要出庭。”

“佩蒂特那件案子？”

我点了点头。

“地下室的那些残骸很可能只是动物的遗骨。”拉曼彻用他那标准的巴黎腔法语说道，“应该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

“在哪儿？”我伸手去拿便笺本。

拉曼彻看了一下手上的字条，然后告诉我地址。斯特凯瑟琳街，离市中心以东几个街区。

是 CUM 的地盘。

克劳德尔。

想到要和克劳德尔一起工作，便让我骂出早晨第一句“该死”。

蒙特利尔这座岛上城市里有一些小镇风格的机关所在地，但是两个主要的执法部门是 SQ 和 CUM。魁北克安全部，即 SQ，是省属机关，在乡下比较有势力，也管辖着城市内缺少地方自治部门的区域。蒙特利尔城市共同警察部，即 CUM，是城市警察。魁北克岛的管辖权隶属于 CUM。

吕克·克劳德尔和米歇尔·沙博诺是 CUM 重案组的两个探员。作为魁北克省的刑事人类学家，我在过去的几年中和他们两个都合作过。和沙博诺一起工作总是十分愉快，而和他的搭档一起工作则让人难以忍受。克劳德尔虽然是个好警察，但是他缺乏耐心，脾气像爆竹一样，又如吸血鬼德拉库拉伯爵一样敏感，对刑事人类学始终抱怀疑态度。

不过，他是一个衣着非常讲究的人。

在我到地下室两小时前，能量博士的箱子里就被装满了散乱的骨头。尽管克劳德尔没给我提供多少详细信息，但是我怀疑这些骨头是店主收集起来的，也许那倒霉的管道工也帮了不少忙。我的工作就是要确定这些骨头是不是人骨。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发现化作了今天早上的第二声“该死”。

我的下一项任务就是确定在地面以下是不是还有别的骸骨。我从三个基本调查手段开始着手。

用闪光灯对准地面做侧向照射后，显现出尘土中有低凹的地方。我用探测器检测后，发现那些低凹处有反应，也就是说地下可能有东西。试探性挖掘后，发现下面埋的是人骨。

我想好好阅读那篇调查报告的打算成了泡影。

当我把自己调查的结论告诉克劳德尔和沙博诺后，他们把“该死”这句话出现的次数从三次增加到了五次。一些魁北克腔的虚词也被用来加重语气。

他们马上去联络 SIJ。犯罪现场的初步鉴定已经开始。灯光就绪，照片也拍了。当克劳德尔和沙博诺在询问店主和他的助手的时候，一台地面透视仪被拉到了地下室附近。仪器显示在每个低凹处下方四英寸的地方出现了信号，而地下室的其他地方则什么都没有。

在 SIJ 技术人员小憩的时候，克劳德尔和他的半自动手枪正和成群的老鼠打交道，而我则动手在地上放置了两个正方形格子。当我把最后一根标记界限的绳子系在最后一根桩子上的时候，克劳德尔还继续在他的那群老鼠朋友中扮演兰博^①的角色。

①美国著名动作演员史泰龙塑造的经典动作英雄银幕形象。

现在怎么办？难道要等到 SIJ 的技术人员休息完回来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用 SIJ 的设备拍下现场照片和影像，然后搓搓手恢复手上的血液循环。我重新戴上手套后蹲下，开始用铲子在标记为 1-A 区域的地面上刮取泥土。

往下挖的时候，我感到了置身犯罪现场的刺激感。感官变得越发敏锐，好奇心也越发强烈：如果那下面什么都没有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有些什么又会怎么样？

一丝不安划过心头。

如果我损坏了一个非常关键而重要的调查证据怎么办？

我想到了以前的几次挖掘工作。那些死者中有在教堂被烧为灰烬、一心想要升天的家伙，有不幸掉了脑袋的摩托车帮青年，也有躺在河底被子弹打成筛子的毒贩。

我不知道在 SIJ 来之前我挖了多久。他们派来了两个人，其中高个的那位手里拿着一次性咖啡杯。我试着回想起他们的名字。

“根”·拉辛。高高瘦瘦，看上去就像是植物的根茎。看来形象记忆法还是挺管用的。

其实他叫勒内·拉辛。一个新手。我们一起做过不少犯罪现场调查。他身旁矮一些的同伴是皮埃尔·吉尔伯特。我认识他已经有十年了。

啜了一口微热的咖啡后，我向他们解释了他们到现场之前我所做的事。然后我让吉尔伯特拍摄并取了一些泥土，拉辛帮忙筛土，我自己则回到了挖掘用的方格旁。

我在 1-A 区域向下挖掘了约三英寸，再转向 1-B 区域，然后是 1-C 和 1-D 区域。

除了泥土之外什么都没有。

但是地面透视仪显示，地下四英尺处有异常情况。

我继续挖下去。

我的手指和脚趾都麻木了，脊柱发冷，对时间的流逝毫无察觉。

吉尔伯特从我划出的挖掘区域内搬出一桶一桶泥土，然后放到筛子上，拉辛负责筛土。吉尔伯特不时拍几张照片。当所有的挖掘区域都挖到三英尺深的时候，我回到 1-A 区域，挖到六英尺，再和之前一样换个区域继续挖。

我对 1-B 区域猛挖了几铲，土壤的颜色发生了变化。我让吉尔伯特拿一盏灯过来。

只看了一眼，我的心就抽紧了。

“找到了。”

吉尔伯特蹲在我身边，拉辛也走了过来。

“什么？”吉尔伯特问道。

我用铲尖在 1-B 内那片渗水区域的外沿绕了一下。

“土的颜色变深了。”拉辛边观察边说。

“颜色变化表明下面有东西腐败了。”我解释道。

两个技术人员都看着我。

我指着 1-C 和 1-D 区域说：“下面不是有人，就是有其他东西。”

“要告诉克劳德尔吗？”吉尔伯特问道。

“把他叫过来吧。”

四小时之后，我的体温几乎为零。尽管我戴了帽子，围了围巾，穿着我那百分之百聚氨酯聚合层尼龙材料、零下四十度保证保暖的连

帽防水卡努克上装，但还是不停地发抖。

吉尔伯特在地下室走来走去，从不同的角度拍照和摄像。拉辛观察着周围，把戴着手套的手用力夹在腋下取暖。他们俩神情轻松，都穿着防寒服。

两位谋杀调查警官克劳德尔和沙博诺并肩站着，两腿分开，双手交握，垂在身前。他们都穿着黑羊毛外衣，戴着黑色皮手套。两人都露出不快的表情。

八只死老鼠装饰着墙壁的底部。

水管工挖的坑和两个低凹处都挖掘了约两英尺，前者还留着水管工和店主留下的散乱的骨头。低凹处深沟中的情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一号挖掘方格下的骸骨如婴儿般蜷曲着。没有穿衣服，筛子中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二号挖掘方格下找到的遗骸是被捆着掩埋的，我们所能看到的部分几乎全是骨头。

轻轻弹去第二具骸骨上的最后一颗土粒后，我把刷子放在一边，站起身，跺着脚取暖。

“那是一条毯子吗？”沙博诺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变得低沉嘶哑。

“看上去更像是一块皮革。”

他用大拇指指了一下能量博士的木箱。

“箱子里的东西就是这家伙剩下的部分？”

米歇尔·沙博诺出生于希库蒂米市一个叫沙昆内的地方，离蒙特利尔的圣劳伦斯大约六小时车程。在进 CUM 之前，他在西得克萨斯州的油田工作了几年。沙博诺总是用我的母语恭维我。虽然他的英语很棒，但是他的定冠词发音总是不对，重音也老是弄错，而他用的俚

语多到能装满一顶牛仔帽。

“希望如此。”

“你希望如此？”克劳德尔的嘴中呼出一阵雾气。

“是的，克劳德尔先生，我希望如此。”

克劳德尔抿了抿嘴唇，什么都没说。

等吉尔伯特拍完捆绑的骸骨后，我跪在地上，用力拉那皮革的一角，没想到竟被我扯碎了。

我摘下温暖的羊毛手套，换上外科医用手套，开始从另一个边角处撕扯，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骸骨上剥离下来，然后把这块皮革的一半翻起，放到另一半的上面。

外层部分被向左完全翻开后，我开始向内部探查。骸骨的一些部分还有纤维附着。我的双手因寒冷和紧张而颤抖，勉强用外科手术刀把腐烂的皮革和下面的骨头分离开来。

“那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拉辛问道。

“尸蜡。”

“尸蜡？”他重复道。

“也就是坟墓中的蜡。”我没有心情给他上化学课，“肌肉或者脂肪在化学变化中溶解出的脂肪酸和钙，一般在长时间掩埋和水中浸泡后就会这样。”

“那为什么另一具骸骨上没有尸蜡？”

“我不知道。”

克劳德尔夸张地呼了一口气，我没再理睬他。

十五分钟后，我已经分解了内层结构，然后摊开裹尸布，让骸骨完全展现出来。

虽然骸骨已经损坏，但是这颗头骨显然是现代人的。

“三个头骨，三名死者。”沙博诺陈述着显而易见的事实。

“见鬼。”克劳德尔说。

“该死。”我说。

吉尔伯特和拉辛仍然默不做声。

“从这些东西上了解到什么了吗，博士？”沙博诺问道。

我吃力地站起身，在四双眼睛的注视下走向能量博士的木箱。

我一个接一个地搬动并观察着裂成两瓣的骨盆，然后再去察看头骨。

我走到第一个挖掘区域旁，跪下来把里面的骸骨拿出来，然后仔细观察着骨头残片。

我的上帝。

把那些骨头放回原处后，我慢慢走到第二个挖掘区域内，爬了进去，仔细观察着头骨碎片。

不，不要又一次发生这样的事。连环受害者。

我从中分离出右半边的骨盆。

五张脸的前面都因为剧烈呼吸而雾气起伏。

我坐在自己的脚跟，把骸骨趾骨接缝处的泥土清理干净。

我感到胸中冒出一丝寒意。

这三名死者都是女性。几乎还只是孩子。

2

我早上刚醒就听见天气预报，觉得冷得要死。不是那种我们抱怨的北卡罗来纳一个月偶尔来一次的华氏四十度的湿冷天气，而是零度以下的寒冷。极度的寒冷。冷到如果我静止不动就会死去，然后被狼吃掉。

我非常喜欢蒙特利尔。我喜欢那不足八百英尺高的山，老港口，小意大利，唐人街，同性恋村，钢铁和玻璃建成的市中心摩天大楼，吵闹的邻居以及他们的小路，灰色的石头和那不可思议的楼梯。

蒙特利尔就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直在和自己做斗争。亲英派和亲法派的斗争，分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的斗争，基督教徒和新教徒的斗争，旧事物和新事物的斗争。这一切都令我神魂颠倒。墨西哥酥皮饺子、中东肉卷、魁北克薯条和宫爆鸡丁之间的多文化结合让人欣喜不已，还有哈里爱尔兰酒吧，“桂”日本料理，快车餐厅，费尔蒙特贝吉面包店和意大利餐厅。

我参与这个城市中永不停止的巡回节日：国际爵士节，国际美食节，环球电影节，在昆虫博物馆中举行的虫子品尝节；我光顾圣凯瑟琳街的商店，尚塔隆和爱瓦特的露天市场，还有圣母街的古董店；我参观博物馆，在公园里野餐，骑着自行车穿过拉辛运河畔的小道。我对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强烈的兴趣。

但我对当地十一月到五月的天气没有任何兴趣。

我承认自己在南方待得太长。我讨厌寒冷，不懂得欣赏雪景之美。留着你的靴子、润唇膏和冰雪旅馆吧，给我短裤、凉鞋和SPF30的防晒霜。

我的小猫博迪也和我持相同意见。当我从床上起身的时候，它也爬起来，弓起身子，然后重新钻到床罩下面蜷伏起来。我笑着看它把自己的身体蜷缩成圆圆的一团。博迪，我唯一的忠诚室友。

“我同意你的看法，博迪。”我说，关掉了收音机的闹钟。

博迪缩得更紧了。

我看了看钟上的数字，五点三十分。

我又看了看窗外，漆黑一片。

我跑向浴室。

二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肘边放着咖啡，那份文件摊放在面前。

玛丽·莱纳·佩蒂特，一个四十二岁的母亲，有三个在面包店工作的孩子。两年前她失踪了。四个月後，有人在她家后面储藏室的一个曲棍球袋子里找到了她腐烂的躯干，头和四肢则在另一个袋子中。

警察搜索了佩蒂特的家，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她丈夫的线锯、钢锯和木锯。我分析了她尸体上的伤口，以确定伤口是不是由和她丈夫的某件工具很相似的东西造成的。结果是钢锯。雷让·佩蒂特由于谋杀

妻子而受到起诉。

两小时又三杯咖啡后，我收起我的照片和报纸并重新检查了传票。

请于十二月三日早上九点至蒙特利尔法院内的魁北克法院刑事庭出庭——

好极了。我被要求以个人名义出庭作证，就像是被叫去做税收审查，连“见函敬请回复”之类的客套都免了。

我记下了法庭的房间号码。

我穿上靴子和滑雪衫，抓起手套、帽子和围巾，启动警报系统，然后走向车库。博迪还是蜷成一团。我的猫比我幸运。它在享受了破晓之前的早餐后还能继续睡上一整天。

我的旧马自达轿车第一次点火就发动了起来。好兆头。

在斜坡的尽头，我刹车过快，车身几乎是横着滑到了车道上，像是踩着旱冰鞋的毛头小子。这可是个坏兆头。

高峰时段，马路上拥堵不堪，每辆车都在半融的雪上滑行。清晨的太阳让布满融雪盐的风挡玻璃模糊不清。尽管我反复使用雨刷和防霜喷雾剂，但是仍然发现自己是在聚精会神地盲行。才开了没几个街区，我就开始后悔没叫辆出租车了。

十六世纪后期，有一群劳伦斯的伊洛克族人居住在一个叫做霍切拉加的村子里。村子位于山峦与河流之间，确切地说，是在那水流湍急的河道的最后一个直道的下游处。一六四二年，法国传教士和探险家顺道拜访并留在了这个村子里。他们把这个村子称为玛丽市。

几年之后，玛丽市的居民将这里建设得繁荣起来。他们造房开路，